

飘 (下)

Gone with the Wind

全译本 精·彩·阅·读

〔美〕马格丽特·米切尔◎著 林子致◎译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团结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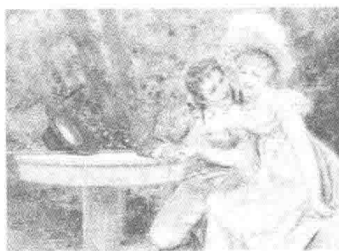
UNITY PRESS

飘

(下)

Gone With The Wind

〔美〕马格丽特·米切尔◎著 林子致◎译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第三十一章

1866年1月的一个寒冷的午后，在办事房里，思嘉·奥哈拉正坐着给皮蒂姑妈写信，详细地向她解释自己、媚兰和艾希礼都不能回亚特兰大陪她的原因。之前思嘉已经给她写过九次这样的信了，她对此感到很不耐烦，因为思嘉很清楚，皮蒂姑妈刚看完开头几句就会把信放下，然后再给她写信诉苦：“但是我真的不敢自己生活啊！”

她的手冻得拿不住笔了，于是她停下来用力搓着，同时将脚伸进那团旧棉花里，她的拖鞋后跟早已被磨破了，她只好用碎毡皮包起来。这虽然可以避免脚直接踩到地上，却没什么保暖功效了。那天早晨，威尔牵着马去琼斯博罗钉蹄铁去了。思嘉暗自想道：真是个奇怪的世道，马都有鞋穿，人却只能像院子里的狗一样光着脚。

她正要继续提笔写信，这时听到威尔正从后门进来，便又把笔放下。她听到他那条木腿在房外面的穿堂里梆梆地响了一阵，之后便没有声息了。过了一会儿，她以为他会进来，谁知却不见一点动静，于是她只好喊他。他走了进来，耳朵冻得红通通的，淡红色的头发乱蓬蓬的，站在那里俯视着她，嘴角带着一丝幽默的笑意。

“你究竟攒了多少钱呀，思嘉小姐？”他问。

“你难道是贪图我的钱要和我结婚吗，威尔？”她有点粗鲁地反问他。

“不，小姐，我只是想知道。”

她审讯似的注视着他。威尔显得玩世不恭，但他从来就是这个样子。不过她感觉出了什么事。

“我手头只有十个金元，”她说，“这是那个北方佬留下的最后一点

钱了。”

“唔，小姐，这不够。”

“不够做什么？”

“不够交纳税金。”他答道，说着拐着腿走到壁炉前，俯身伸手去烤火。

“税金？”她感到疑惑，“我的上帝，威尔！我们不是已经交过税了吗？”

“是的，小姐。但他们说你没交够。这是今天我在琼斯博罗那边听到的。”

“但是，威尔，我搞不清楚。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思嘉小姐，我确实不想再给你添麻烦，因为你已经够苦的了，但是我又不能不告诉你。他们说你还得交比这更多的税金。他们把塔拉的税额提高到骇人的地步——我敢说超过了县里任何一宗不动产。”

“我们既然已经交过一次了，怎么可能再交更多的税金？这没天理。”

“思嘉小姐，我知道琼斯博罗你是不太常去，也幸好这样。这些日子一位夫人是不该去那个地方的。但是倘若你去得多了，你就会知道，那里近来有很多流氓，共和党和提包党人统治着那里。他们会把你气炸的。而且，还时常发生黑鬼把白人从人行道上推下去的事，以及——”

“可这与税金有什么关联呢？”

“谁说不是呢，思嘉小姐。然而由于某种原因，那帮无赖对塔拉的税金不太满意，似乎那是个年产上千包棉花的地方。我一听到这消息，便到那些酒吧的附近去打听，收集人们的闲言碎语。之后才发现，原来是有人垂涎塔拉，鼓动那帮无赖要你交高额的税金，一旦你交不出，州府就可以将它公开拍卖，于是他们便可以用低价买下塔拉。谁都清楚你根本交不出这么高的税金。现在我还不清楚究竟是谁想买这块地方。我也没有调查出来。但是我想，希尔顿，那个娶了凯瑟琳小姐的胆小鬼，他肯定会知道，因为我要向他探听，他便尴尬地笑了。”威尔在沙发上坐下，抚摩着他那半截腿。这条残腿每逢天气寒冷的时候就会疼痛，而那半截木头又装得不太好，弄得他很不舒服。思嘉惊愕地望着他。即便是谈及塔拉这个要命的话题时，他的态度依旧那么随便。由州府公开拍卖吗？那么大家住哪儿呢？并且塔拉会属于另外一个人！不，这简直不

可能！

她一直将心思放在塔拉的生产上，因此对外界发生的事不怎么关注。既然有威尔和艾希礼去打理她在琼斯博罗和费耶特维尔可能要处理的一切事务，她就没必要离开农场。正像在战争爆发前她对于父亲有关战争的谈论漠不关心，她现在对于威尔和艾希礼在晚餐后谈论有关开始重建的闲谈也不怎么在意。

当然，对于那些倚仗共和党广谋私利的南方败类，以及那些提包党人她也略有耳闻。后者是南方一宣告投降就像蝗虫般拥来的北方佬，他们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装在一个提包里然后带到这里。她还同那个所谓的“自由人局”打过几次非常不愉快的交道。她也听说过有些被解放的黑人已变得相当傲慢无礼了。但是最后一点她却难以相信，因为她有生以来还从未见过一个傲慢的黑人呢。

可是，有很多事情是威尔和艾希礼合谋对她隐瞒了。战争灾害带来的是重建故园的更大灾害，只是他们两人早就商量好了，在家里谈论当前形势时对外面那些更可怕的具体情况闭口不谈。而当思嘉不加回避高兴听听时，也大多是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

艾希礼曾对她提过，北方佬正在把南部当作一个被征服的省份对待，对于被征服者所采取的主要政策便是给予报复。但是，这样一种报复对于思嘉来说丝毫没有意义，因为政治是男人们的事。

她听威尔说过，仿佛北部就是不准备让南部重新建立起来。思嘉听了，心想，男人们真是无聊，总爱为一些蠢事操心。在她看来，北方佬过去没有鞭打过她，看来此次也不会。现在最要紧的是拼命工作，根本用不着再为北方佬政府担心。反正战争已经过去了。

思嘉还不清楚竞争的法则已经变了，诚实的劳动不会再得到公正的报酬了。佐治亚州现在差不多处于军法管制之下。北方佬军队镇守着整个地区，“自由人局”完全接管了这里的一切，而他们正在制定适合他们自己的法规。

“自由人局”是由联邦政府组织起来的，主要是管理那些懒惰而且不安分的前黑奴，现在他们被吸引着大批大批地从种植园转移到乡村和城市中来。局里出钱供养他们，什么事也不让他们干，而且还腐蚀毒化他们的思想，鼓励他们反对以前的主人。杰拉尔德家从前的监工乔纳斯·

威尔克森现在负责设在塔拉的分局，他的助手是凯瑟琳·卡尔弗特的丈夫希尔顿。他们两人广布谣言，说南方人和民主党人正伺机要让黑人回到种植园重新沦为奴隶，而黑人要想逃离这一厄运，就必须投靠这个局以及共和党，只有他们才能给黑人提供种种保护。

威尔克森和希尔顿还告诉黑人们，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不比白人差，而且很快就会允许白人与黑人通婚了，而他们以前主人财产的财产也将被重新分配，每个黑人都将分到四十英亩地和一头骡子。他们捏造白人逞凶犯罪的故事来煽动黑人，因此使得仇恨和猜疑，在一个一贯以主奴关系亲密闻名的地区，开始滋生蔓延。

“自由人局”有军队在背后撑腰，同时军方发布了一些矛盾荒唐的统治征服者的消息。人们动不动就被逮捕，甚至对该局官员态度不恭也会构成罪名。军方颁发的命令细致入微，既有学校方面的，也有卫生方面的，就连人们衣服上所钉的纽扣种类也做了规定，此外，还有关于日用品销售以及其他一切事物。按照规定，威尔克森和希尔顿有权干涉思嘉所经营的任何买卖，而且有权对她所售出和交换的一切物品规定价格。

幸亏思嘉很少同这两个人有什么联系，因为威尔早已说服她让他来管理买卖上的事，而她自己只管理农场。威尔用他那种温和的办法多次克服了这一类困难，但对她什么都没说。同时威尔能够同提包党和北方佬周旋下去——倘若他必须这样做的话。但是如今出现了一个大问题，也就是那笔额外规定的税金和丧失塔拉农场的危险，这个问题大到他自己无法处理，所以他不能不让思嘉知道，并且要立刻知道。

她瞪着两眼望着他。

“啊，天杀的北方佬！”她叫嚷道，“他们打败了我们，使我们沦为乞丐，这难道还不够吗，还要放任流氓来凌辱我们吗？”尽管战争已经结束，和平已宣布到来，但是北方佬依旧有权掠夺她，依旧可以叫她挨饿，依旧能把她赶出家门。而她竟然天真地以为，只要熬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坚持到春天，就会好过了。可没想到威尔却带来了一个这么可怕和绝望的消息，她一年到头累死累活，苦苦盼望，结果竟盼来了这个，这不啻是将她彻底压垮的最后一根稻草。

“唔，威尔，我还满以为战争结束后我们的困难也就会完了呢！”

“怎么会？”威尔抬起他那张瘦削的乡巴佬面孔，镇定地注视着她，

“我们的困难才刚刚开始呢。”

“他们要我们交多少额外税金呢？”

“三百美元。”

她被吓得瞠目结舌。三百美元呀！在她耳中就像三百万美元一样多。

“那，”她慌乱地嚷嚷着，“那——那，那无论如何我们得筹集三百美元了。”

“是的，又是熊掌又是鱼，要想两个都要，很不容易啊！”

“啊，但是威尔！他们是不能出卖塔拉的。你看——”

威尔那温和暗淡的眼睛流露出深深的仇恨和痛苦的神情，这远远超过了她之前的想象。

“哦，他们不能？我看，他们不但能并且会很乐意出卖的！国家已经完全沦为地狱了，思嘉小姐，倘若你不介意我这样说的话，那些提包党和流氓都有投票权，而我们民主党人大多数没有。在这个州，凡是 1865 年在税收册上缴纳过两千美元以上的税额，就不能投票选举。按照这个规定，你父亲和塔尔顿先生以及麦克雷家和方丹家的少爷们的选举权都被剥夺了。还有凡在战时担任过联盟军上校以上军官的人也都不能投票。并且，思嘉小姐，我敢打赌这个州的上校比南部联盟任何一个别的州都多。同时，只要在联盟政府下面担任过公职的人也不能投票，如此一来，从公证人到法官都被排除了，而林区这种人到处都是。实际上，北方佬制造那个大赦誓言的目的就是让每个在战前稍有身份的人一律都不能投票。聪明能干的人不能，上流社会的人不能，有钱的人也不能。

“哼，当初我若是履行了他们那该死的宣誓，我也有投票权。1865 年我一个钱也没有，更不是上校或其他什么体面人物，可是我就不去宣誓。再怎么难过也不去！假如北方佬行为很正当，或许我早已经立誓忠于他们了，可如今已经不行了。我可以被迫回到联邦，但决不会被改造成一个联邦分子。我宁可永远丧失选举权，也决不去宣那个誓。但是像希尔顿那样的流氓，像乔纳斯·威尔克森，像斯莱特里家那样的下流白人，以及像麦金托什家那样的废物，他们却有选举权，而且还当上了官。假如他们要欺负你，叫你付上十倍的额外税款，也能办到。就像一个黑人杀了白人而不会判刑。或者——”他没有说下去，实在难以开口，因为他们两人都记得很清楚，在洛夫乔伊附近那个农场里一个孤单的白人寡

妇遭遇到什么——“那些黑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而‘自由人局’和士兵们都有枪杆子给他们撑腰，但是我们没法参加选举，对此毫无办法。”

“选举，”思嘉嚷道，“选举！投票选举对于现在的事到底有何相干啊，威尔？我们谈的是税金——威尔，谁都知道塔拉是一个多么好的农场，假如真没路可走的话，我们可以用它抵押一笔钱，够付税金就行了。”

“你脑子一点都不笨，思嘉小姐，可有时说起话来却有些不着调。请问，谁还有钱来押贷这个农场呢？除了那些想要从你手里弄到塔拉的提包党，还会有谁呀？你看，每个人都有土地。每个人的土地都荒芜不堪。你的土地如何能押出去？”

“我还有从那个北方佬身上取下的钻石耳坠呢，我们可以把它卖掉。”

“这附近谁还有钱买耳坠呢，思嘉小姐，人们连买腌肉的钱也没有，就更别说什么首饰了。倘若你有了十个金元，那么我敢打赌，这已经比大多数人富裕了。”此时他们又沉默下来，思嘉感到她的头好像在撞一堵坚固的石壁，过去一年竟有那么多石壁来让她撞。

“思嘉小姐，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她茫然地说，她实在不想再管它了。这实在是额外碰到的一堵石壁，而她突然感到特别累，连骨头都酸疼了。她为什么要那样拼命工作，拼命挣扎，并把自己折磨得筋疲力尽呢？每一番挣扎的结果都好像是失败在等待着嘲弄她。

“我不知如何是好，”她说，“但是千万不要让爸爸知道了。那会使他烦恼的。”

“我知道。”

“你告诉过别人吗？”

“没有，我一听说就来找你了。”

是的，她想，不管是谁听到了什么坏消息都会立即来找她的，而她对此感到烦透了。

“你知道威尔克斯先生在哪里吗？说不定他能出些主意。”

威尔用温和的眼光看着她，这使她感到心安，就像从艾希礼回家的头一天那样，他是什么都清楚的。

“他在下面果园里劈栅栏呢。我刚才拴马时听到他的斧子声。但是他赚到的钱决不会比我们所有的更多。”

“假如我想和他谈谈这件事，我可以谈，难道不是吗？”她突然高声说，同时踢开那块裹着双脚的旧棉絮，站了起来。

威尔并没有反对，仍旧在炉火前搓着双手。“最好披上你的围巾，思嘉小姐。外面挺冷的。”

但是她没披围巾便出去了，因为围巾在楼上，而她现在必须见艾希礼，把她遇到的困难告诉他。这可是十分紧要的事情啊，不能再耽误了。

倘若能发现他独自一人在那里，那是多么幸运的事啊！自从他回来之后，她一直没有独自和他谈过半句话。他常同家人在一起，时常有媚兰在他身边，后者总不时地摸摸他的袖子，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断定他真的在那里。这副亲昵的样子曾让思嘉嫉妒得直冒火，但有几个月她以为艾希礼已经亡故，因此这种情感也逐渐平息。现在她决定独自去见他。这一次不会有任何人妨碍她同他单独谈话了。

她顺着光秃秃的树林穿过果园，她的双脚全被潮湿的野草打湿了。她听到从沼泽地传来艾希礼劈栅栏时斧子震动的声响。那些北方佬将那些篱笆烧得一千二净，现在重新修复，非常不易。所有工作都是艰苦费时的，她很不耐烦地这么想，并为此既厌倦又恼火又烦闷了。倘若艾希礼就是她的丈夫而不是媚兰的，那么她去找他时，就可以把自己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撒娇，将身上的负担都推给他，叫他尽最大的努力加以解决，那该有多好啊。

她绕过一丛在寒风中摇摆着光秃秃的树枝的石榴树，便见到他倚着斧把，用手背擦拭着额头。他身上穿的是一条粗布裤子和一件杰拉尔德的衬衫，这件衬衫以前完好之时只有在开庭和参加野宴时才穿的，现在已经皱巴巴的，穿在新主人身上明显是太短了。他把上衣挂在树枝上，因为这种劳动出汗太多，她走过来时，他正站着休息。

看见艾希礼衣着破烂，持着斧头站在那里，她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怜爱和怨天之情，激动得难以自禁了。她一直爱慕的温文尔雅、心地纯洁而善良的艾希礼现在竟是这么一副破衣烂衫，辛苦劳累的模样，叫她如何忍心。这个人的手生来就不是劳动的，他的身体天生也只能穿戴绫罗。上帝是叫他坐在深院大宅之中的，同宾客们高谈阔论，或者弹琴写诗，

而这些音韵优雅的作品并不需要带任何含义。

她可以忍心让自己的孩子以麻布袋做围裙，可以忍心让姑娘们衣着肮脏而破旧，可以忍心让威尔比大田里的苦力工作得更辛苦，但是不能忍心让艾希礼受这种委屈。他太文雅了，对于她来说太宝贵了。决不能让他过这样的生活，她宁愿自己去劈木头，以免眼见他干这种活时自己心里难受。

“人们说亚伯·林肯就是劈栅栏出身的呢，”艾希礼看见她，这样说道，“想想看，我可能爬到多么高的地位！”

她眉头皱了起来，他总是遇到事情就避重就轻，不愿面对眼前的难事，因此她简直被他的话激怒了。她开门见山地把威尔带来的消息告诉他，话是那么直接，一说出来感觉如释重负了。当然，他会提供一些有益的意見的。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发现她正在哆嗦时连忙把上衣取下来披在她的肩上。

“怎么，”她终于说，“你难道不认为我们必须从哪里弄到那笔钱吗？”

“当然，”他说，“但是从哪里弄呢？”

“我在问你呀！”她有点生气地答道。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早已消失。即便是他帮不上忙，但为什么连句宽慰的话也没有，哪怕说一声“唔，我很抱歉”也可以让她微微一笑。

“我回来好几个月了，只听说过一个人是真正有钱的。那就是瑞德·巴特勒。”他说。

原来上星期皮蒂帕特姑妈给媚兰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瑞德带了一辆马车和两匹骏马以及满袋满袋的美钞回到了亚特兰大。但她在信中表示，他这些东西都来路不正。皮蒂姑妈的这种看法，在亚特兰大颇为流行，人们传言，瑞德曾经设法夹带联盟州金库里一笔数百万的神秘款跑掉了。

“这个人我不想谈他。”思嘉打断他的话，“世界上最下流的人中必定少不了他。但是，我们大家能怎么办呢？”

艾希礼放下斧子，朝前望去，他的眼光仿佛望向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得她无法跟上。

“我担心的不仅是在塔拉的我们，还有整个南部的每一个人，大家都该怎么办？”他这样说。

她气得真想大喊一声：“让南部的每个人见鬼去吧！问题是我们该怎

么办？”但是她忍着没有说，因为那种厌倦的感觉又回到她心头，并且比之前更强烈了。想不到艾希礼竟一点忙也帮不上。

“到头来究竟会如何，翻开历史看看就知道了。当一种文明遭到毁灭时，通常那些机智勇敢的人能够躲过这种浩劫，而那些愚笨怯懦的将被淘汰掉。我们能亲眼见到这样一次 Götterdämmerung^①，这尽管令人不是很舒服，但毕竟还是很有趣的。”

“见到一次什么？”

“一次诸神的末日。不幸的是我们南方人并不承认自己是神。”

“看在上帝面上，艾希礼·威尔克斯！请你别站在这里给我胡扯淡了，这次是我们要被淘汰呢！”她这种疲惫的喊叫似乎稍微渗入了他的心灵，将他从遥远的遐想中惊醒过来，因而他亲切地捧起她的双手，把她的手翻转过来，凝目盯着手上的老茧。

“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美的两只手，”他边说，边轻轻亲吻两只手心，“这双手很美，因为这双手很坚强，思嘉，你手心上每个老茧都像一枚纪念章，每个血泡都是对你勇敢无私的嘉奖。这双手为了我们大家，为了你父亲，那些女孩子，媚兰，那婴儿，那些黑人，以及我，而付出了无数的辛苦。亲爱的，我知道你此刻在想什么。你在想，‘这里站着一个不切实际的傻瓜在空谈关于古代诸神的废话，而活着的人却面临危机。’难道不是如此？”

她点点头，希望他继续握着她的双手永远不松开，但是他却把她的双手放开了。

“现在你跑到我这里来，希冀我给你帮助。但是我没这能耐。”

他用困苦的眼光望着那把斧子和那堆木头。

“我早已失去了我的家和全部财产，我甚至都不知道那些财产过去是否归我所有。我在这个世界上已毫无用处，因为我所赖以生存的那个世界已经消失。我没办法帮助你，思嘉，我只能以尽可能老实的态度学着当个农夫。可惜如此做并不能帮你保全塔拉。你以为我们不明白这处境的悲惨吗？在这里我们一家全靠你的周济过活，对，是的，全靠你的周济，我永远也报答不了你为我和我们一家所做的牺牲，出自你慈悲善良

① 德语，意思是“世界在诸神与巨人的斗争中归于毁灭”。

的牺牲。我一天天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己多么无能，以致不配接受这加诸我们身上的所有恩惠。我这种可恨的逃避现实的习性，使得我越来越难以面对目前的现实了。你清楚我的意思吗？”

她点点头，她对于他说的意思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但是她平心静气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这是他第一次向她倾诉自己心中的想法，虽然他外表上显得离她那么远。她十分激动，似乎自己有一个新的发现似的。

“不愿意正视残酷的现实，这是我的不幸。直到战争爆发为止，我的生活一直就像幕布上的影子戏那样，谈不上什么真实。而且我宁愿这样。我不喜欢事物的轮廓太清晰。我喜欢它们模糊一些，带点朦朦胧胧的色彩。”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微微地一笑，同时因风寒衣薄而微微颤抖。

“思嘉，换句话说，我是个懦夫。”

他那些关于影子戏和模糊轮廓的话，对她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最后一句话却是她在语言上能够听懂的。她知道他说的不是真话。他身上没有懦弱的地方。他细长身躯上的每根线条都继承了他家历代祖先的英俊勇敢，并且他在这次战争中的经历是思嘉所深知的。

“别乱说，事实并非如此！一个懦夫怎么会在葛底斯堡爬上大炮去鼓舞士兵重新战斗？难道将军会亲自给媚兰写信谈一个懦夫的事迹吗？还有——”

“那不是勇敢，”他不屑一顾地说，“战争好比香槟酒。它会像影响英雄的头脑那样迅速影响懦夫。在战场上，你若不勇敢，就会被杀掉，因此傻瓜也会勇敢起来。我现在讲的是另一码事。并且我的这种怯懦，比起初次听到炮声便冲上去那种情况。还要坏得多。”

他的话缓慢而沉重，仿佛说出来使他感到痛心，因此要站到一旁来伤心地看这些话似的。要是换了别人这样说，思嘉准会把它当作假意谦虚或者渴望得到赞扬而轻蔑地不予理睬。但是艾希礼仿佛真是这样想的，他的眼神对她躲躲闪闪——这不是害怕，也不是歉疚，而是对于一种无法避免又势不可当的压力的紧张心情。

寒风吹拂着她又湿又冷的双脚，她又瑟瑟哆嗦起来，但这哆嗦与其说由于冷风，不如说由于他的话在她心中激起了恐惧。

“但是，艾希礼，究竟你在害怕什么呢？”

“唔，是些难以理解的东西，但这些东西说出来会显得很可笑。最主要的是害怕生活突然变得如此现实，从此得与它切身相处，太切身了，只能与一些琐碎事打交道了。这并非说我不愿意在这泥泞中劈木头，而是我难以接受这件事所包含的意义。我的确无法忍受让我过去所爱的生活中的美从此丧失。思嘉，在战前，生活宁静而美好。那时它富有魅力，像古希腊艺术那样是圆满的、完整的和匀称的。或许未必对每个人都是这样。这一点到现在我才懂得。但是对于我，生活在‘十二橡树’村是真正美好的。我完全适合了那种生活。我就是它的一部分。但是如今它已经全完了，而我实在难以融入这种新的生活，所以我感到害怕。如今我清楚了，我之前看的是一出影子戏。我对所有虚幻模糊的东西，包括那些过分现实而有生气的人和情景都逃避。我不喜欢它来干扰我。我也在回避你，思嘉。你太有生气了，太现实了，而我却胆怯得宁愿与影子和梦想为伍。”

“可是——可是——媚兰呢？”

“媚兰是个最轻柔的梦，是我梦想的一部分。倘若战争没有发生，我会平静而悠然地度过我的一生，幸福地长眠在‘十二橡树’村，心满意足地看着生命消逝而不会觉得自己就是它的一部分。但是战争一来，生活的真面目就站出来反对我。我第一次投身于战争时——你知道那是布尔溪战役——我目睹我幼时的伙伴们被击得粉碎，马匹在临死前凄厉地嘶叫，这使我体会到开枪杀人和眼看他们倒下喷血时那种令人作呕的恐怖感觉。可这些还不是战争中最糟糕的情景，思嘉。战争中最糟糕的是我必须同他们那些人去相处。

“我一生都在避免去和人打交道，所以只结交了很少几个朋友。这场战争使我明白，我曾经多么天真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它教会我真实的人是什么样的，但是它却没有教我怎样同这些人在一起生活。我怕是永远也学会了。如今我知道，为了赡养我的妻子儿女，我必须学会走自己的路，同那些与我毫无共同之处的人打交道。至于你，思嘉，你是抓住双角和生活扭打，让它顺从你的意志。但是我还能怎样去适应生活呢？告诉你，我十分担心这一点。”

当他用深沉的声音，用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感情倾诉时，思嘉抓住

其中一些话，竭力要弄清它们的真正意思。但是那些话像野鸟般从她手中腾地飞走了。就像有某种东西在背后驱赶它，用一条残忍的鞭子驱赶它似的，但她搞不懂那究竟是什么。

“思嘉，我不知道究竟是何时我才孤独而绝望地明白我个人的那出影子戏已经完了。或许就是布尔溪战役爆发后五分钟。当见到我杀死的第一个人倒地的时候就结束了。那时我就明白事情已经结束，我再也不能当旁观者了。不，我忽然发现自己到了影幕上，成了一个演员，在徒劳地摆着姿势，我那小小的内心世界忽然坍塌，被人们侵占，我的思想早已丢失，取而代之的是别人的思想，他们的行动像野蛮人的行动，与我的截然不同。他们用肮脏的脚到处蹂躏我的小天地，以致我无处可躲。我在监狱里时曾经这样想：战争结束后，我要回到以前的生活和旧的梦想中去，并再看看那影子戏，但是，思嘉，再也不可能回去了。

“而当前我们大家面临的处境，是比战争还要坏，比监狱还要坏——对我来说比死亡还要坏——因此，你看，思嘉，我是由于胆怯而在遭受惩罚呢。”

“可是，艾希礼，”她开口说，就像在一片令人迷茫的泥沼中挣扎，“如果你担心我们会挨饿，那么——那么——啊，艾希礼，我们总会有办法的！我知道我们会的！”

他转过头来，用那双灰色的清澈的眼睛注视着她的脸，眼中含着一缕钦佩的神色。但是不久，那目光又恢复了茫然之态。这时她的心猛地下沉，意识到他并不是在考虑什么挨饿的问题。他那种神态就像是经常用不同语言在交谈的两个人。但是她是那么深深地爱他。以致每当他像现在这样退缩时，便似乎感到和煦的太阳在迅速西沉，把她抛弃在黄昏时分的冷露里。她非常渴望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拉进怀里，让他知道她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他所读到过或梦见过的什么东西。只要她能够领略到那种与他合二为一的感觉就好了，这种感觉自从很久之前他从欧洲回来、站在塔拉的台阶上朝她微笑那一天起，她就一直渴望着啊！

“挨饿是非常难受的事，”他说，“我清楚，因为我挨过饿，但是我并不觉得有多可怕。我感到可怕的是，在已经丧失那种旧生活中的慢悠悠的美感时，还得面对生活。”

思嘉绝望地思索着，感觉或许媚兰会听懂他这句话的意思。媚兰和

他时常谈这样的蠢话，什么诗呀，书本呀，梦呀，月色呀，流星尘呀，等等。他不担心她所担心的那些事物，不担心肚子饿着，不担心寒风刺骨，也不担心从塔拉被赶出来。

而他现在所面对着的令他瑟瑟发抖的恐惧，她从未经历过也难以去想象。因为在她眼里，在这个劫后余生的世界上，再没有比饥饿、寒冷，以及丧失家园更可怕的了。并且她思量过，只要她注意倾听，她是会知道如何去回答艾希礼的。

“啊！”她发出一声失望的惊叫，仿佛一个孩子打开包装漂亮的盒子后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似的。听到这样的声调，他只好悲凉地一笑，好像在表示歉意。

“思嘉，原谅我讲了这样的话，我无法使你理解，因为你不懂恐惧的含义。你有一颗狮子般的心，同时又缺少想象力，对于这两种禀性我都十分妒忌。你永远也不会害怕面对现实，你永远也不需要像我这样逃避现实。”

“逃避?!”似乎这才是他所说的唯一能懂的字眼，原来艾希礼也像她那样对斗争感到厌倦了，因此他要逃避。她想到这里便呼吸紧张起来。

“啊，艾希礼，”她嚷道，“你错了。我也想逃避呀。我对这一切简直厌倦透了！”

他不解地扬起眉头，思嘉却把一只滚热而殷切的手放在他的臂膀上。

“听我说，”她滔滔不绝地匆忙说起来，“告诉你，我已经厌倦这一切了。简直厌倦到极点，再也不想忍受下去了。我曾经为吃的用的拼命挣扎过，我拼命拔草，锄地，摘棉花，甚至扶犁耙，直到实在无法再撑下去为止。艾希礼，我告诉你，南方已经完了！它已经全失去了！那些北方佬和自由黑鬼以及提包党人控制了它，我们什么都得不到了。让我们逃走吧，艾希礼！”他严厉地瞧了她一眼，之后稍微低下头来逼视她那已经红得发烧的脸庞。

“是的，让我们逃走——丢下他们所有的人！我真的不想替他们干下去了。有人会照顾他们的。时常有人会照顾那些不能照顾自己的人。啊，让我们逃走，艾希礼，你和我。我们可以到墨西哥去——墨西哥军队中需要军官，到那里我们会过得快乐的。我会照顾你，艾希礼，什么事我都愿意为你做。我知道你并不爱媚兰——”

艾希礼这时一怔，脸上浮现惊诧的神色，想要插嘴说话，但是她滔滔不绝的话语把他的话头打断了。

“那天你曾告诉我你更加爱我——啊，你是记得那一天的！并且我知道你并没有改变！我敢说你没有改变！而且你刚才还说她只是个梦罢了——啊，艾希礼，我们逃走吧。我一定会使你快乐的。不管怎样，”她又恶狠狠地补充说，“媚兰是再不能——方丹大夫说过她再也不能给你生孩子了，而我还能给你——”

他突然用双手用力抓住她的肩头，痛得她没办法继续说下去，而且她已累得喘不过气来了。

“我们应该忘掉在‘十二橡树’村的那一天。”

“你以为我能忘掉吗？你难道已经遗忘了？你能坦白说你不爱我吗？”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接着赶紧回答：“不，我不爱你。”

“那是撒谎。”

“即便是撒谎，”艾希礼的声音竟平静得可怕，“那也是不容讨论的事。”

“你的意思是——”

“难道你认为我能够弃媚兰和孩子于不顾，和你跑掉？即便我恨他们两个人，难道我能让媚兰心碎？让他们娘俩靠朋友的救济生活？思嘉你疯了？你的心怎么这么狠，这么自私，丢下你父亲和那些女孩子不管不顾？要知道，你对他们负有责任，就像我对媚兰和小博负有责任一样，所以不管你是否厌倦，他们还在这里，你还得为他们负责。”

“我能丢下他们——我已经厌恶他们——对他们不耐烦——”

他朝她俯下身去，此时她的心脏紧张得都要停止跳动了，她以为他要来拥抱她呢。可是，没有，他只是拍拍她的臂膀，像抚慰一个小孩那样直起身来。

“我知道你已经厌倦了，累了。因此你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你肩上担负得太重了，那是三个男人的重担。但是别怕，我会帮助你的——我不会永远这样笨拙下去——”

“你只有一个办法能帮助到我，”她愁苦地说，“那就是带我离开这里，让我们到别的地方重新开始，寻找自己的幸福。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了。”

“没有什么，”他平静地说，“除了名誉什么都没有了。”

她怀着几经挫折的期望瞧着他，似乎是第一次见到他那两道新月形的眼睫毛浓密得犹如熟透了的金黄麦穗。他的头颅高傲地竖在长长的脖子上，瘦长挺拔的身躯将那高贵、有尊严的品质展露无遗，即便是一身褴褛也掩盖不了。她的眼光同他的碰在一起了，她感觉自己的目光流露出期望之情，而对方的眼睛却像灰色天空下的山中那么遥远。

她从他的眼睛里什么也没看到，除了对她那种放荡梦想和狂热欲望的恐惧。

一股悲伤和疲惫浸过她的全身，她双手捧着头哭了。他从未见她哭过。他从未想到像她那样性格刚强的妇女竟然也有眼泪，此时他心中涌起怜爱和悔恨之情。他连忙靠近她，立即把她抱在怀里，亲切地抚慰着，把她的头紧贴在自己胸口，低声说：“亲爱的！我的勇敢可爱的人儿——不要这样！你千万别哭呀！”

由于这一接触，他觉得她在他的怀抱中发生了变化，他抱着的苗条身躯有一股魅力，那双碧绿的眼睛仰视着他，洋溢着热烈而温柔的光辉。忽然之间，四周已不再是寒冷的冬天。对于艾希礼，那天春天好像回来了，那个已渐渐忘怀了的充满着翠绿的沙沙声和喃喃声的柔和的春天，那个温暖而悠闲的春天，那种年轻人的渴望又在他身上出现，激荡的、无忧无虑的日子，现在又回来了。而从那以后的所有痛苦的年月似乎都已消失，他只见到朝他凑过来的两片樱唇那么鲜红，那么动人地颤抖。于是他吻了她。

她感觉耳鼓里响起了低低的怪叫声，仿佛是放在耳旁的海螺发出来的；她从这声音中听到了自己的心脏在怦怦狂跳。她的身体仿佛彻底融化到他的身体中去了，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们像化作一个人似的站着，他如饥似渴地紧紧吻着她的嘴唇，仿佛永远也吻不够。

后来他忽然放开她，她感到自己无法站住，便抓住篱笆来支撑着。她抬起那双燃烧着爱欲和胜利之火的眼睛望着他。

“你是爱我的！你是爱我的！说吧——说吧！”

他的两手仍然搭在她肩上。她感到他的手还在颤抖，而且很喜爱这样的颤抖。她热情地向他凑过去，但是他却往后退了一下，没有让她贴近，同时用那双亲切的、又带着绝望挣扎的眼睛看着她。